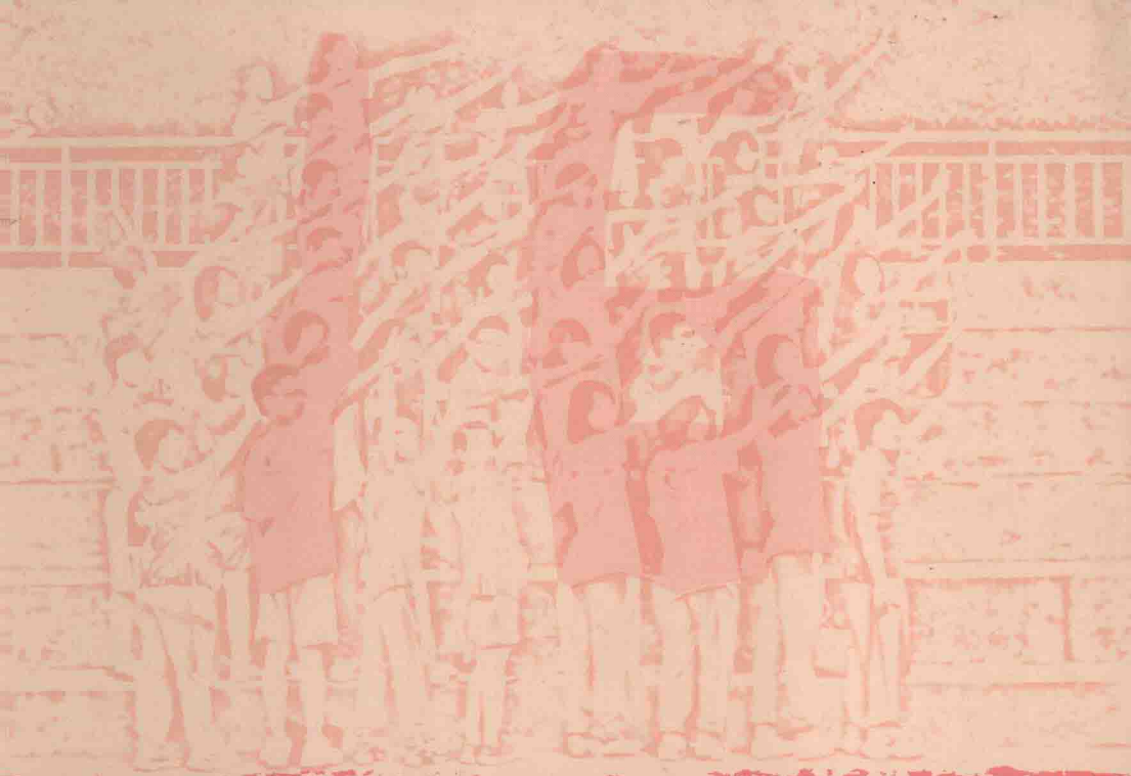




木棉花开时

那些年，我在16班的日子

青春的欢笑、泪水、迷茫、奋斗、理想……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踪迹。
面对人生的大命题，我们用自己的视角，交上了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答卷。

廖子逸 / 著



木棉花开时

那些年，我在16班的日子

廖子逸 /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棉花开时：那些年，我在 16 班的日子 / 廖子逸著.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 9

ISBN 978-7-5491-0962-3

I. ①木… II. ①廖…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2682 号

MUMIAN HUA KAI SHI

木棉花开时——那些年，我在 16 班的日子

廖子逸 著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 830005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汉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18.75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投稿热线：(020) 83000503 读者热线：(020) 83000502

网址：<http://www.nfdailypress.com/>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青春跟我玩了一个捉迷藏的游戏，让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去找寻它的踪迹，直到我离开的那一刻，才终于在时间的缝隙中发现了它，而在那一刻，我也长大了。

序一 青春就应该用文字来纪念

龙建刚

子逸出书，我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因为这是必须的。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但子逸写书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出“气”：灵气、才气和朝气。

在即将离开佛山到英国短期学习的时候，我打印出子逸发来的电子书稿。从香港飞往伦敦的航班上，子逸的书稿让我忘记时间的漫长。尽管正值暑假的牛津大学校园显得有些寂静，但子逸笔下的佛山一中和他所在的16班，让我在一个寂静的校园里涌动另外一个校园的喧嚣。

青春真好！有如此文字来纪念和铭记的青春不会随风而去。

在子逸之前，佛山一中的校园已经见证过无数的青春，盛放出一道道耀眼的光芒，只因缺少文字的记载，我们已经很难触摸那些青春的激荡。今后或许有人会用笔来还原，但日久年长的记忆常常会变形和走样，那些鲜活而昂扬的欢笑和泪水，所唤起的常常是岁月的流逝与惆怅。

子逸的出现或许会终结这样的历史与遗憾。

在告别佛山一中不到两年的时间，子逸就用青春的笔触把一段青春的日子牢牢地固定和呈现。那些行云流水的文字，记载的不仅是他所在的16班，而且是那个因为青春而永远不老的校园。读子逸的文字，我享受青春的快意，也涌动着对佛山一中的敬意。

时光倒流，我曾经和子逸一样年轻，和他一样近乎疯狂地迷恋文字和文学。尽管那时的我们远远没有子逸这个时代灿烂和生动，但并不缺少青春的激情与喧嚣。

子逸说，他们的16班是个敢于质疑的好班级。而那时的我们老实得实在过分。

1979年9月，我从农村走进县城，在贵州省松桃一中读书。第一次发现这个也曾经走出过众多名人的校园有一个古怪的传统，男同学和女同学居然互不说话，即使在校园之外相遇，大家也形同陌生的路人。这无疑是青春的灾难。因为缺少这样的训练，直到今天，见到当年的女同学我还经常脸红。好在我母校的传统已经被我们的后来者勇敢地“摧毁”了。

“在这一刻，有的只是友情的真挚和青春的狂放。”这是子逸的动情表白。子逸在感谢一所学校，也感谢一个与我们全然不同的时代。他或许可以和女同学一起牵手走进教室，甚至可以在某一个夜晚和女同学一起宵夜……这样的日子真好，这样的青春一定很有细节和故事。否则，怎么会有子逸这本充满细节和故事的青春之书？

我很早就认识子逸，很早就读过他在佛山华英学校读书时写下的文字。那时，我对子逸的父母做出一个判断：这个孩子今后可以凭笔头吃饭。或许他父母那时还半信半疑，现在他们应该可以确信无疑了。不是因为子逸出书，而是因为子逸的青春之路走得坚实、走得厚重。

我在想，当子逸这本书出版面世的时候，他16班的同学应该人手一册，而且应该自己掏钱购买，而不是等子逸赠送。他们应该感谢子逸，因为子逸用文字永远保存了他们共同的岁月和记忆。

为佛山一中写书的人或许不少，但子逸一定是最年轻的一个；佛山一中的藏书或许很多，但这本书应该被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子逸的文字会召唤更多的学子提笔，为青春、为母校书写更多的文字。

我与子逸成为忘年交，不仅因为拥有相同的青春，而且更因为拥有相同的痛苦，那就是偏科。

我读书很苦，所有的苦难都来自数学。从小学到高中，记忆中的数

学考试从来就没有及格过。每到放学时间，别的同学都回家吃饭，我却被留在教室继续做永远不会做的数学作业。即使是阳光灿烂的早晨，想起数学，我就感到暗无天日。

家里有一条狗，平常很温顺，可一见到数学老师就一个劲地狂吠。正因为如此，数学老师从来没有来我家坐过，既因为这条狗，也因为我的数学实在是不可救药。

子逸在书中写道：“我一贯痛恨的数学。每晚的数学作业就成了我最恶心的部分。面对数学的重压，我一直处在崩溃的边缘。”这样恶心和崩溃，我曾经深刻地承受过。

和子逸一样，我读的是文科。那时候流行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读文科的人是典型的“弱势群体”。正如子逸所写的：“文科班是为学不好理科的同学设的。”

那时我所在的中学特别重理轻文，学文科的被视为边角废料，教室也被安排在最破烂的那一间。我的读书之苦，不仅来自该死的数学，而且还来自理科生的傲慢和蔑视。那时的我们，喜欢在皮鞋底下钉一块铁掌，那些理科生从我们教室边走过，常常故意把皮鞋踩得很响，好像我们文科班只是他们脚下的那块木板而已。

有一天我在上数学课时又一次睡着，那不听使唤的头颅居然靠在同桌的女同学肩上。那位不解风情的女同学不是摇醒我，而是突然起身移动身体，让我丢人现眼地倒在凳子上。那种狼狈相也惹火了数学老师，他当即出言相激：“你龙建刚只学语文不学数学，你能考上大学，老子拿手掌煎鸡蛋给你吃！”

这句话，我一生铭记。那个日子，我一生难忘：1981年5月7日，离高考还有整整60天。

后来我居然考上了大学，更想不到的是，我的高考作文《砍树容易栽树难》居然被当成优秀作文刊登在省报上。可是，我的数学只考了10分。1981年考上大学的几万中国学生中，我可能是数学分最低的一个，我想。

高中数学老师后来见到我说：“你的数学如果能拿到60分，那中国

的大学就由你挑了。”

这话有道理，可惜我做不到。因为数学太差，我没能进入我理想的大学。即便如此，我也激动无比，不是因为进了朝思暮想的中文系，而是终于可以摆脱数学的折磨了。只要不学数学，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子逸也有相同的命运。尽管他高考语文成绩拿了佛山单科状元，但不好的数学成绩也让他最终没能进入更理想的大学。

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但绝不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名校、名师、名著。理想的大学具备这三个元素。而在不太理想的大学就读，不是名校，也可能遇不到名师，唯一的途径只有自己苦读名著。也许正是因为有那段与名著邂逅的日子，我日后的生活才不曾有过无力和悲观。行走江湖，我不会感到孤独和害怕。

子逸正在这样做。在告别佛山一中走进大学校园之后，没有数学之烦恼的子逸投入到他热爱的经典之中。他在积蓄青春的能量，也在开始释放这种能量。这本书就是一个明证。

子逸的书，让我们认识一个班级，理解一所学校。而我更想表达的是，子逸的书，让我再次强化一个信念：偏科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

这或许有点偏激，但我坚定不移。正如我始终相信子逸。

2013年8月24日于

牛津大学

（龙建刚：《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中心、《佛山观察》首席顾问；佛山市委市政府政策研究室政策咨询专家；佛山市委市政府城市管理委员会专家团顾问；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佛山电视台特约新闻时事评论员；佛山电视台特约节目主持人）

序二 一样的青春，别样的风采

吴创峰

岁月沧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迷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辉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也当有一代人的青春。

提起90后，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这样的情境：松松垮垮露肩露背的衣服，流里流气阴阳怪气的表情，千奇百怪五颜六色的长发，男孩子耳朵上戴着的本该是女生专利的耳环，爱电脑游戏胜过爱读书。更有肯德基、麦当劳、苹果iPhone5、耐克鞋，“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鼠标的一代”等等词语。

本文的作者廖子逸以及他的同伴——佛山一中2011届学生以及高三16班也是90后，但是他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另一种景象：

运动场上的拼搏与汗水，比赛场上的泪水与呐喊，母亲节里的感恩祝福，教师节中蜂拥而至的谢师短信，更有高考场上的辉煌。

他们虽然没有60后的执着，无需为了考上大学而没日没夜地吟咏屈原的《离骚》，浅唱《谁是最可爱的人》，沉醉在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透过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企盼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但是他们同样有着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天刚放亮，校园里已响起晨读的书声；夜幕降临，教室里静静地坐着冥思苦想的学子；深夜里宿舍窗口透出的夜读的灯光。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坚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坚信成

绩来自于“九十九分的汗水加一分的聪明”。他们还有着我们60后所缺乏的激情朝气以及初生牛犊不怕苦的倔强。

拜读了子逸同学的纪实性文章后，仿佛让我回到了我们一起为实现目标而共同顽强拼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到了和16班朝夕相处的那两年里，还让我身临其境般地体验了90后中学生的真实生活：纯真的憧憬，率真的微笑，随性的嬉笑怒骂，本性的懈怠洒脱，青涩的初恋，成功的喜悦以及失败的失落与苦闷……

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知道“幸福在于做人的本性所要求的事情”。（注：摘自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沉思录》）

2013年5月25日

（吴创峰：佛山一中德育处主任，曾任佛山一中2011届年级学生的级长）

目 录

序一 青春就应该用文字来纪念 / 龙建刚	...001
序二 一样的青春，别样的风采 / 吴创峰	...005
第一章 相 逢	...001
第二章 老师驾到	...012
第三章 与你同桌	...025
第四章 校运会	...033
第五章 青春如歌	...052
第六章 恰同学少年	...061
第七章 “大事件”	...076
第八章 暂时的告别	...111
第九章 征程再启时	...115
第十章 人不犯二枉少年	...125



CONTENTS

第十一章 学业水平测试纪实 ...138
第十二章 世界杯前后 ...147
第十三章 趣谈两则 ...157
第十四章 复习交响曲 ...169
第十五章 痛苦的角力 ...188
第十六章 第一波考验 ...200
第十七章 剑锋初露 ...209
第十八章 危机与信念 ...222
第十九章 100天 ...239
第二十章 暴风雨前的平静 ...253
第二十一章 高考! 高考! ...262
第二十二章 你赠给我的回忆》 ...279
第二十三章 终章后的新章 ...285
后记 ...286



第一章

相 逢

缘分是很奇妙的东西，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

芸芸众生，几十亿人，上帝随手把48个人抛在一起，简简单单地一抛，就成就了两年的精彩。我不是宿命论者，面对这小得不能再小的概率，却也不得不感叹、感慨。

2009年9月1日。

这一天，16班的48位同学，见面了。

分班表终于发下来了，我被分到了16班，上面是一堆陌生的名字。

当然，当时的我显然不可能意识到接下来的两年会有怎样的精彩。对于期末考数理化生通通以惨不忍睹的成绩终结的我来说，刚刚摆脱了噩梦一样的高一，终于从数理化生的残酷折磨中逃出生天，我还没来得及去憧憬文科生的高二，光顾着对高一远去的狰狞面容大口喘气，同时暗暗抱怨坑爹的分班表，班上认识的同学不超过三个，这让怕生的我心生担忧。

再看看班主任，叶棣萍老师。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认识。

“据说是教数学的。”妈妈告诉我。

“哦，不认识。”

“据说是很优秀的一位老师。”妈妈告诉我。

“哦，不认识。”

和叶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就是这么平淡无奇，但我当然猜不到这位老师日后两年会给我带来什么。

正所谓“祸不单行”，我还没从面对几乎陌生的新集体的担忧中缓过神来，烦恼接踵而来。开学前几天去理发，没想到一直光顾的理发店竟然因整修而歇业了，百般无奈下我只好随便找了一家便宜无比的“野鸡店”，便宜到只需5元，就能为你的头发创造出惊悚无比的效果，从这点上说该店倒是物超所值。我头发幸运地收获了这种效果，年轻的理发师操起理发刀，大开大阖地对我的头发进行野蛮“拆迁”——从他刚猛的身手看他练的应该是降龙十八掌。于是我的头发成了他练功的靶子，不仅短，而且有种独特的不对称美——右边的头发短得反光了。我强压内心的愤怒和郁闷，冷静地询问这位萧峰大侠为什么会这样。

“萧大侠”亲切地回答我：“大概是因为阳光太猛反射的吧。”

我：“……”

我只好顶着一侧反光的超短头发去迎接我的高二新生活，以及那群神秘的新同学。心中却忧虑无比：“万一有美女同学，这一头烂发还不得把我的形象全毁了！”

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我终于迎来了开学。依稀记得首先是去华英礼堂报到。当我的目光搜寻到16班的报到桌时，看见一位染着咖啡色头发的中年女教师坐在那儿。从她的细细抿着的薄嘴唇给我的第一印象，感觉这是个很厉害的老师，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很严厉。

当然，第一天报到，老师是不会对你严厉的，所以我也无从判断。叶老师倒是很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然后就让我赶紧去课堂帮忙搞卫生。

进课室时已经有几个同学在搞卫生了。不知怎么样我就拿起扫把开始搞卫生了，然后不知怎么样就和另外两个人围在了一起（靠，怎么那么多不知怎么样啊）。那两个人其中一个我倒是久仰大名了，但没怎么见过，

是高一19班的陈曦同学，貌似跟人熟得超快。而另一个是个挺帅的胖子，自我介绍说他叫索新宇，也是个挺热情的家伙。他特别提到他的绰号，首先得益于身形，外加名字谐音，人称sausage（香肠），其次把这个绰号念快些，就得到了“锁匙”（粤语钥匙之意）这个绰号。当然，跟日后即将出场的另一个人相比，他的绰号数量只是小巫见大巫。我们仨用有点做作的热情掩盖了互不熟悉的尴尬，并且友好地握了握手。

好像是因为要搬书，我和他俩搞卫生搞到一半就又下楼去了华英礼堂。这次报到桌多了一个人，准确地说是老师站在一旁，那人坐在了报到桌后。

我的第一印象是：高个子喔。这个似乎也是我们班的同学，戴眼镜，帅哥一枚，一米八四的身高让我高山仰止，应该是个打篮球的好手吧。老师吩咐他负责接待没到的同学，我们仨赶紧上去和他套了几句近乎。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谭睿韬。不过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囧事，排名字的老师似乎昏了头，觉得这应该是个女同学的名字，名字打错了不说，居然还在性别一栏堂而皇之地标上了“女”。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居然在性别问题上被人坑了，实在是伤不起。这个错误不知为何一直持续到高三还没纠正，我们熟了之后也时不时取笑他一下。

搬书时我随意瞟了一下和我们一起搬书的新同学，有一个男同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脸青春痘，眼睛细长，看上去拽拽的，我甚至有点怕他。不过我和他后来却成了联系紧密的同桌和朋友，还真是造化弄人。

书搬完了，再回到课室时，人数寥寥的安静被人来人往的喧闹景象取代。这时发生了一件让我无限窘迫的事，当有同学问到座位怎么安排的时候，叶老师竟然提出了类似抢凳子的方法：随便坐。

于是和这群新同学的第一次见面，彼此就先开始了一次不动声色的较量。大家都是文明学生，不会像地铁上抢位置的大叔大妈阿姨婶婶那样一哄而上，而是故作随意实则脚步急促地奔向一个个空位置。

我从小就不太会跟人争，所以故作随意是有的，脚步急促就说不上来了。当我慢腾腾地走过课桌间的走道时，眼角的余光报告给我一个惊悚的消息：所有位置都被抢光了。大家都抬眼看着一侧头发反光的我故作镇静

地继续慢腾腾地走着（当然这个“抬眼看”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

我不愿被人当傻瓜，所以用一脸的满不在乎盖过了本该有的一脸困样，“潇洒”地走到了课室后，然后继续“潇洒”地靠墙而立，看着全班人的后脑勺——我成了班里唯一没位置的人。

叶老师显然没有感觉到我的巨大尴尬，似乎也没有感觉到偌大的课室，除了她还有一人站着是多么不寻常的事。总之，她讲了一会儿话才意识到还有个家伙站在后面，就问了一句怎么回事。

直到这一刻我都还想维护早被击碎的自尊，用随意的语气故作无奈而实际上真的很无奈地大声道：“我没位置了！”

很快，我就在叶老师的特别关照下，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了课室最后，连个同桌都没有。我脸上当然不能痛哭流涕，但心里悲凉无比：神啊，怎么高二的第一天这么凄惨啊！

突然，一个人闯了进来。

“嗯？还有人没来？”

我抬头一看，他正连声向老师道歉，是一个迟到的学生。毫无疑问他将成为我同桌。好险！总算有个伴了。

等他一走近，我更乐了。这个戴眼镜的小个子不是高一16班的嘛，我正好认识他，叫蔡紫阳。

我笑着对他说：“你怎么迟到了？”

他呼了口气：“嗯，走错课室了。”

就这样，48个演员全数到齐，一场好戏即将开台，虽然这个时候我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脑勺。

我开始充满期待。

二

柯景腾说：“每个故事里都会有一个胖子。”

他只说对了一半。

至少这句话是不适用于16班的，因为我们班有两个胖子，而且他们



的地位都举足轻重，堪称16班的“灵魂双雄”。

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这两个胖子乍看之下样子很像，但我可以发誓他们绝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分班竟然分出了这么个奇妙的结果，这样一来，我只能再次感慨“缘分是个奇妙的东西”了。

一个胖子就是前文提到的热情的帅哥大索，而另一个人，恕我实在无法用短短几句话将他清楚介绍出来，如果按照《爱情公寓》里吕子乔的说法，他是个“有故事的人”，为了方便明了，我们不妨给他列一份介绍。

姓名：高华亮

性别：男

身高：1.73米（其本人提供）

体重：【不能计算】

绰号：Judy、Martin、猪蹄、马丁、马蹄、阿高（叶老师专用）、高（叶老师专用）、秘密哥（某同学专用，不太通行）……